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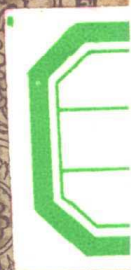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李太白集

(二)

李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

(二)

李白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文集

卷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之作大槩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繆本作黃誤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

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蕭本作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

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蕭本作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

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

可滅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水經註）大舜之涉方也二

如樛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海水直下二句

是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深無有底止也慘慘無光貌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

（潘岳）冥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鄆城縣東北十五里

（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假朱放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假塞丹朱使不與父

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因堯城琦按今竹書並無此荒謬之說

意孝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偽造此辭古聖人已行有者以自文釋其過歟太白雖用其

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章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

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隔湘江蒼梧野連營道縣南其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宋書舜生於姚墟目重瞳子故號重華楚辭皇天降之不及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綵綠中述異記中述異記野堯名重華楚辭皇天降之不及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文為之斑斑然蕭士詒曰此篇前輩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嬪制選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帝嘗曰朕導引高朝廷務問宰相蕃夷不嬰付請將擊不暇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國忠兵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力士對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譬喻耳曰日黃昏比其君也曰雲比其臣也日慘慘兮吾冥冥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程程啼烟鬼嘯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宜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能與於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葬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藝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即箜篌引也古今註箜篌引朝

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其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高選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塹蕭本洪水九州始蠶桑一作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一作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涓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罨繆本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

還初學記按水經注及山海經註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漢關與渭水合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龍門山在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東河郡北五十里黃河勢最盛鄠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放水勢最盛鄠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於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竝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觀矣史記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代其憂有能使治者漢書夏乘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陸德明註堯塞也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毛傳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濱也洛陽州也通典笙篥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揮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詔為箏篥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蕭士贊曰詩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達也當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勞人不惜晷止之諷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為喻云耳○理音因鯨音擊晉音絹以

蜀道難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嚱噫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一作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一作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方一作鈞連劉遠三都賦註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田於湍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

嶽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名上方金窟之秀關中踏山莫高於此其山
 嶽山取湫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多死俗傳以為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則
 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為徑路總見人跡所不能至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
 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峨眉(張華博物志)以為牙門山(二)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
 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峨眉眉州城望之又
 如人之拱揖於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將從而山分為五
 入穴中一拱其尾擊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上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蛇
 嶺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向不得過繆本少猿猱欲度愁

攀援繆本作緣百折縈巖巒捫參厓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初學記淮南子云爰

謂懸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鑪蜀都賦羲和假道於

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而為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為高樹之枝

恐非蕭士警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歸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上林賦)橫流逆

折轉騰激冽司馬彪註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篤註)黃鶴一舉千里其鳴聲鶴鶴云(谷璧事類)鶴萬之

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埤雅)猿猴長臂善嘯便攀援(韻會)母猴也似人殿氏

曰狔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爾雅)猿善攀援也蕭士贊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猴最便捷

者尚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

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為青泥嶺(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霞雪中巖聞

有龍洞其嶺上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

分野非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

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高唐賦)脅息縮氣也(胡三省

通鑑)注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
 潛動以舒氣息耳○釋音鏡參音森
 蕭本作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李善文選註)嶽巖山
 從雌

〔古辭〕雄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雌從雌視〔瓊華禽經〕蜀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按子規即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鵲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不止鳴連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壑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若本作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宋華海賦李善註相

壁相擊也韻會嘖聲郭璞江賦砢砢作李善關嶮嶮而崖嵬一夫當關萬夫一作莫開所守或匪註砢水擊之聲也○瀑音僕音灰砢音烹

親一作化爲狼與豺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宋經註又東南徑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前縛於人豈不奴才也蜀書蜀地之險甲於天下而劍閣之險尤甲於蜀蓋以羣峯劍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人莫向張

越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嗟左傳吳爲封豕及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環如城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歸竊衡四愁詩側身

西望涕沾裳○蕭士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書蜀武事氏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致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攄雲漢友議

言之耳安唐書據書載李白自西蜀至京道未甚遠因見所築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篤曰子論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白始爲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歲月深考耳沈存中

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爲劍節度不考其年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勿深考耳沈存中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放四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率多舛非子以何說爲是乎子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警見李集

關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蓋太白初聞祿
 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瑄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
 匪視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以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
 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填墓今捨此欲河之又告太
 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就建往流俗亦曰今殿下成都從官及六軍至燒千三百人
 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蜀扶風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
 而曰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卒懷去就之不容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
 職危乎高哉蜀道之難於上青天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
 巖叢及魚鼈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言葭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
 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嶺言五丁未開道之
 前惟長安正西太白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絕峨眉之嶺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
 石棧相鉤連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絕峨眉之嶺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
 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言其險上際於天下極於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猴欲
 度愁攀援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歷言蜀道險難之所得過猿猴欲
 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參與非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乎然令人脅欲屏
 氣而息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泛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泛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
 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
 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瀉流石噴壺欲碎崖轉石萬壑雷而能來也劍閣崢嶸遠道之人胡當關萬人
 備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言贊帝幸蜀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雷而能來也劍閣崢嶸遠道之人胡當關萬人
 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言贊帝幸蜀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雷而能來也劍閣崢嶸遠道之人胡當關萬人
 此則尤可憂也暢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
 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望君惟曰蜀道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望君惟曰蜀道難於上青天
 則難矣夫如是西巡南歌胡為而作耶子曰蜀道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望君惟曰蜀道難於上青天

情發於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子曰操辭者太白也命此詩說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乃不從中丞之意而作者出范攄雲漢友議新史所採也胡震亨曰此詩說宋中丞有一謂爲嚴武鎮前說而爲之說者也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贊註探也兼謂在蜀無嫌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未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爲而作白蜀人自爲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擊乎○吮咀克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逸希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爲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楚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振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秦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吟恐取此義諸葛亮好爲梁父吟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楚辭恐謫死而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

作逢時壯一作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一作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質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路史註

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曰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屠牛朝歌行年

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過以釣于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實棘津七十尚屠牛朝歌行年

九十身爲帝師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君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風期俊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周易大人虎變君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一作入門開說騁雄辯一作開遊說兩女暖洗來趨風東下齊城

七十二指揮繆本楚漢如旋蓬狂客一作落魄尚如此一作一開遊說何況壯士常羣雄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

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留郊隄下騎士適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謂沛公曰臣死且不避今沛公先破秦入秦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誑誑

曰足下欲助秦攻沛公且欲誑誑破秦沛公先破秦入秦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

謂助秦攻沛公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誑

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酈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三年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

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謂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以天下為事未暇見信人也使者出謝酈生

嘆曰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生行哀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者也酈

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氏曰魄音薄應謂其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者也酈

音是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莫適遠詩正為隆準公杖

劍入紫微南史騎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孽子悼惠

王齊七十二城○準音拙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矜奮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二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

雨闔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闈者怒後漢書其計固望其攀龍麟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記雷天

旬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癡嘯燭出而脫誤不接者

天為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燭灼今天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

謂暗也後漢書關九重章懷太子詩關闈九門通說文闈閉門隄也○秤音烹音煇九日不照吾精

門天之門也庚肩吾詩鈞陳萬乘轉關闈九門通說文闈閉門隄也○秤音烹音煇九日不照吾精

誠祀闕無事憂天傾稷瑜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

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列子

有人愛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山海經少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夔廬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夔廬即猴倫也餘詳大獵賦註陸機詩夔廬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唯信而至者也荀爽玄關關以自試今黃伯子以為義矣將焉乎試之夫貧窮太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玄關關以自試今黃伯子以為義矣將焉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兒也疎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敢近也

此所以暇一時也太平御記馮異在荊縣南三十六里俗名橫山抱朴子愚大行之自矜為豪漢書司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外可以威敵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聞明君之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可也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鼉啣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其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土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中有三墳棠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楚反時條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哈嗤笑也至楚辭楚人謂相嚼笑曰哈此節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之幾不知為何語以意逆之天抵前君既不辭照鑒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為憂何則廷臣之中賢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賤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死亡其難亦所忌然揣時度勢類如驕虞之不肯有傷草木我處貧賤食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蹈危機則愚甚矣世人見我處而不出履我如鴻毛是豈知予之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為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人才之大臣知上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而思得人為我用如周亞夫得一劇梁甫吟聲正悲孟而以為喜者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樂府音札綸音與劇音極哈呼來切海平聲

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魄吼常安之言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華以

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間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吳公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

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

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拭劍光芒鬪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翼之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人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北

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去不永爲兩送一耳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

側報張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常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

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鱗紫有文

章浸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漢書成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峴岷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隤易曰困於艱危其義一也○蕭士贇曰長嘯梁父吟何

魄見陽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解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

碎匱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喻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閻

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曰不照吾

精誠杞國無事鑿天傾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禍已貽而不折生草莖諫則言無證人

不信倘使君不鑿吾天傾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禍已貽而不折生草莖諫則言無證人

在位爲政士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蒙世人不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

肯輕殺之費二桃白意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乃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猱虎雖側

士齊相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猱虎雖側

足焦原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猱虎雖側

卒不改權近得思古之壯士勇矣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又自慰解當安之申言有志

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魄吼常安之申言有志

士終當感會風雲如神劍之會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魄吼常安之申言有志

蕭氏解驪虞敷句似與詩意不

甚相合當分別觀之○峴岷音孽

烏夜啼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闕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乃作此歌，故其詞云：籠意不開，夜夜望郎來。

黃雲城邊

一作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一作閨中織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淚如雨，又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望遠人。一作

遠人獨宿

孤房，淚如雨。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淚如雨，又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望遠人。一作

詩惟聞啞啞

城上烏。晉書：竇滔妻翟氏始平人，名蕤，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庾信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寶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恸淚如雨。

烏棲曲

（樂府詩集）列於四曲歌中，烏夜啼之後。梁簡文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作。

姑蘇臺上

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繆本，脚半邊日，銀箭金壺丁，丁，漏水多。

起看秋月

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爾。一作《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詩曲，橫亘五里，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我楚舞，江樓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啓夕淪。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本事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

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已

戮為耕作

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蕭本，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長征，無已。

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挂枯樹枝一作啣飛十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

知兵者是凶器聖人君一作不得已而用之太平寰宇記桑乾河在朔州馬邑縣東三十里源出北山下

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太平寰宇記西河萬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在上悉生

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涼州異物志云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張騫使大

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不達崑崙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官生曰此其妖欵武王曰非也

天洗兵也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曲環其南大將北行兩路絕惟是謂洗兵後漢書西域傳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海西北在伊州海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

昔下馬拜史記索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

水草冬夏涼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至復四子講德論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未精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捍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燈仆太白匈奴以殺戮為耕作二語蓋本於此

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侔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

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音義文穎曰烽古戰城南詞彙騎格鬪死驚馬徘徊鳴章

子後漢書甘相拒而殺之曰格六韜聖人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贊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

征伐無時詩蓋以諷也乾音干

將進酒一作惜空酒樽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樂府詩集將進酒古詞云將進

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敘遊樂飲酒而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知一作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作天生我身必有財又作開天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

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作鐘鼎玉但願長醉不用一作復醒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作死盡惟有飲者醉

其名陳王昔時日一作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作且須沽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府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謝安別傳曰袁紹

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意陳暄與兄子秀書曰康成一飲三百餘人皆不勝

岑夫子卽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卽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鮑照詩爲君歌一曲

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何晏論語曰陳王其所以思吳郡賦矜其宴居則珠玉環李周翰註五饌言

珍美可比於玉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爲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

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讀杜甫高都護贈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厥狀可觀矣杜陽雜

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據圖畫見聞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

世尙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城間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

晏元獻家張畫畫號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爲三瓣百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

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爲五髻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個花王

真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噴柱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或其辭詠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遊獵誇輕趨胡馬秋肥宜百草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矜騰金鞭拂雪

揮鳴鞘半酣呼應出遠郊弓彎一作將遊獵滿月不虛發確鷄迸落連一作擊靄一作擊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

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一作垂帷復何益續孟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師古詩白草似莠而細無芒

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曹植七啓忽躍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李善註景日景也弭之言疾也廣韻鞞鞞鞞鞞也蕭士贇曰滿月彎弓圓滿之狀子虛賦以不虛發中必決皆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

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鶴鷄也詳見大獵賦註韻會鶴鳴鐘也或作聲辟易却退而易其
 本處詳見二卷註孔稚珪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沙磧即沙漢也唐人多變稱沙磧唐書秦隴以四多
 沙磧少行人胡三省通鑑註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
 之遊俠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趨音曉
 稍音稍磧音磧
 辟音關磧音跡

飛龍引二首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辭太白二篇皆借黃帝上昇事為言乃遊仙詩也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本去太上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

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一作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李少君言上曰祠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黃帝九鼎神丹經乘雲駕龍上下清梁復章王詩雲悲海思徒揜抑抱朴子黃帝以千二女昇天鮑照詩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珠宋之間詩越女顏如花陸機詩輕舉乘紫霞曹植洛神賦忽焉縱體以遊以嬉呂延濟註縱體輕舉之貌太平御覽尺素訣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作蕭本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疎如秋霜通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胡漢武帝更為湖縣有荆山黃帝鑄鼎於荆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九域志陝州陝郡有鼎湖黃帝采首